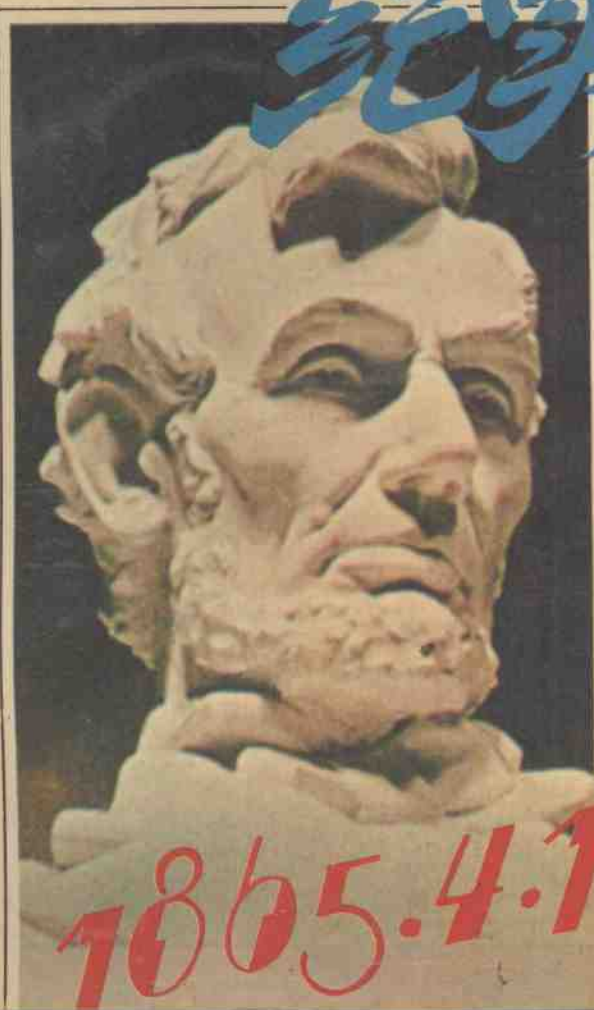


世界畅销书译丛

总统遇刺 纪实

【美】吉姆·
比肖帕 著

黎光东 译
霍文豪



黄河文艺
出版社

1865.4.14

总统遇刺纪实

【美】吉姆·比肖帕 著

黎光东 霍文豪 译

黄河文艺出版社

总统遇刺纪实

[美] 吉姆·比肖帕著

黎光东 霍文豪 译

责任编辑 杨吉哲

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农业路73号)

河南孟津县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 4.5印张 96千字

1990年4月第1版 199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7-5400-0163-1/I·152 定价1.85元

一八六五年四月十四日

一、黎明时刻

七时

那扇擦得发亮的粉红色木门打开了，林肯总统从他的卧室里走了出来。他向在大厅里值夜班的卫兵点了点头说：“早上好！”七点钟对林肯来说已不算早了。卫兵记得，曾有许多次总统在六点钟就下楼工作了。

总统沿着大厅慢慢地走着，像每一个已经年过56岁的老人一样，他的腿部已有点弯曲了；走路时，身上穿的那套黑色的衣服轻轻地摆动着。那双疲劳的眼睛下面的眼圈鼓得高高的；脸上的皮肤已变成了桔黄色；参差不齐的黑胡子接触到鬓角时，变得稀疏了。总统吃力地迈着步子，似乎地上的红地毯把他的脚给粘住了一样；那双棕红色的厚嘴唇向两边动了动，脸上流露出了几丝微笑。

他看见了前面有很多人，看上去卫兵无法阻止他们进来。有很多人就是在白宫大厅里过夜的。当他们听说总统来了时，连忙带着微笑站了起来，他们都希望能得到总统的帮助。当总统从他们身边走过时，有的要求总统安排工作，有的要求获准到里士满去，有的要求减刑，还有的要求总统批准一些

非法交易。在白宫的四年生活里，林肯先生对早晨这些来打扰他的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了。他根本没有帮助他们的愿望，因为总统知道：如果他们的要求是正当的话，有关部门会满足他们的。

没有其他途径来躲避这些人们。总统的卧室在白宫二楼的西南角，办公室在同一层的东南角。一些人出于绝望或狂妄，抓住总统的手臂，直到总统推开手说：“我很遗憾，我无法帮助你。”还有一些人哭了起来，少数人咕哝出了一些恐吓的词语。

在办公室外面，一名士兵立正向总统敬礼，林肯高兴地向他点了点头后，走进了办公室。他的办公室比农场的两间厨房还要大。他来到放信件架的一张旧办公桌旁边，用眼扫了一下信件架后，走到靠南边窗户的一张小办公桌旁坐了下来。他拿出一张纸，交叉着双腿，向后倚在高高的椅靠上。从窗户外射进的光线还不很强烈，因为在白宫的圆屋顶后面的天空中，太阳正在与几朵乌云较量着。

此时，街上已有很多人。华盛顿的市民们准备上班了。商店七时三十分开始营业，机关也在这个时候开始办公。用石板 and 木头铺成的人行道上传出了一阵阵脚步声。马车队拖着沉重的啤酒和商品向酒店和市场走去，沿宾夕法尼亚大道拥满了鸭子、小鸡、马匹和在地上打着滚嚎叫着的猪。

华盛顿市的街道是用鹅卵石铺成的，铁轮车，饰有裙环的女裙、瓦斯灯、出租马车、旅馆、带有顶楼的二层砖瓦楼房比比皆是。但是不管从哪一点上来讲，最能体现出华盛顿市的特征的要数国会山和华盛顿纪念碑。从该城的特色和习惯方面来看，华盛顿市具有南方情调。与纽约、费城、芝加哥

或巴尔的摩等市相比，华盛顿城市虽小，但却挺有生气——因为它的居民都具有一种奇特的激情和雄心。

当时流行的歌曲是《当这场战争结束的时候》。每天妇女们都争先恐后地到街上购买最新版的报纸了解战亡将士的情况。她们的手指指着报上的铅字，做着一种单调、无声的工作——她们看了一行又一行，直到发现有“奥德的尸体”或“谢尔顿的部队”之类的新闻标题时方才罢休；然后，琼斯夫人向下移动她的手指，找到了以J^①开头的名字。深深地吸了一大口气后，开始看起报道来。

白宫虽然很大，但已经很破旧了，连续几届国会都没有同意投资修复它。地毯已被踏薄了，上面布满了灰尘，有几处打起了补丁。一些纪念品爱好者把帘布剪下取走了；还有一些人将白宫里的银器，甚至连鼻烟盒也盗走了。

白宫面对着宾夕法尼亚大道，后面是用带尖的铁板条做成的围栏。通往各政府部门的小道都要经过前面的草坪；在面朝波托马克河的南边的广场上，是几座马厩、厕所和工作间。还有几个擅自占地者在这里搭起了帐篷。小塔德·林肯^②也在这里养了几只山羊。宾夕法尼亚大道的西边是一条人行道，对面是露天市场和下水道。

白宫的南边和东边是简陋的小屋组成的黑人住宅区。刚刚获得自由的奴隶来到北方都力争被当作人看待。由于过来的黑人实在太多，妇人们都不计报酬，挨家挨户找活做，只要给点东西吃，能养活她们的孩子就行。

旅馆行业的兴起对于当时的华盛顿市来说，可算是一种

^① 琼斯的英文名字的第一个字母是J。

^② 林肯的第四个儿子。生于1853年。

新生事物；以前人们都惯于把寄宿店和小旅馆称为“远离家的家”，它可以给那些国会议员和他们的妻子在生活上带来方便。在华盛顿市，在所有显眼的旅馆中，要数威拉德旅馆最时髦了，其次就是副总统住的柯克伍德大厦。专门迎合南部人的国民旅馆在四月十四日早晨也照例让从新罕布什尔州来的前参议员约翰·P·哈勒及其全家登了记；这天上午来这里登记的还有从马里兰州贝尔艾阿来的一名叫约翰·威尔克斯·布思的演员。那天，令哈勒感到惊诧的是：“这位演员引起了她女儿的过分关注。”

这天是不吉利的星期五^①，在这一天，我们的上帝及救世主耶稣离开了我们，也是内战刚成为历史的第一天。六十万南部人和北部人都死在风信子、野草以及沼泽地和乱石堆中，现在战争快结束了，除了南部同盟的约瑟夫·约翰斯顿将军的士气低落的部队和西部的几支小部队外，再也没有对抗的军队了。整整一个星期，华盛顿市一直处于一片如痴如醉的狂欢之中。

七时三十分，总统仍坐在办公室的小办公桌旁、阅着官方的信件；他把右腿架在左腿上不停地摇晃着。

在白宫以北的K街上，陆军部部长艾德温·麦克马斯特斯·斯坦顿用匙舀了几个糖心蛋后，让他夫人去向林肯夫人表示歉意；他对看戏不感兴趣，今晚不想去看戏；他曾多次劝说总统最好别去剧院，要尽量避免在公众场合露面。但他意识到在社交方面，一位陆军部长对总统的影响远远赶不上

^①在欧美许多信仰基督教的国家，星期五被认为是“不吉利之日”，因为耶稣是在星期五受难的。

第一夫人。他又吩咐他夫人找一个零工在那扇破了的前门上安装一个铃扣。斯坦顿急急忙忙地吃着饭，因为他想先去看望可怜的西华德后，再去陆军部。

斯坦顿身材不高，大腹便便，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胡子已变成了银灰色。他性情柔和而不急躁，办事善于用脑子。他爱憎分明、真挚、顽强、勤劳、富有情感，但有时也使人感到厌烦。他经常和林肯先生发生口角，然而，总统在评价他时说：“斯坦顿就像抗击着汹涌波涛的岩石……一旦没有他，我将会完蛋”。

在与白宫隔街相望的拉法也特广场上，一位年龄最老的内阁成员就住在这里的一栋楼房里，他的房间在三楼面朝街的一侧。此人就是年近六十四岁的国务卿威廉·西华德。他躺在床上，正理着发。他的伤势仍然没有好转，疼痛有增无减。四月五日，他的马车撞在路边的镶石上，他的胳膊、面部等多处受伤，头被摔成了脑震荡。

他躺在床的边缘上，让受伤的那只手自由地悬吊着。颈部和颌部都用双层铁架固定着。当斯坦顿走进来问他感觉如何时，西华德正在听他的儿子、助理国务卿弗雷德里克向他解说今天上午他将在他父亲的名义在内阁会议上的讲话。

在都市旅馆里，麦克·奥拉夫林的几个朋友看着他起床。他醉意未消，眼睛里流露出了悲伤的神色。他的这些朋友是于昨天从巴尔的摩赶来庆祝内战结束的。他们早就起了床，当麦克身着长长的内裤坐在床边定神时，他们笑了。麦克身材瘦小，留着长发，蓄着大胡子，朋友们问他是否能出去喝几杯，他说刮脸后可以去。

莫·拉夫林先生是约翰·威尔克斯·布思的好朋友，也是策划谋杀总统的歹徒之一。

在国民旅馆，约翰·威尔克斯·布思起了床，也洗好了。前天晚上，他睡了不到六小时，大半夜时，还与他的同谋在一起。他是一个爱虚荣的人，待人彬彬有礼，对自己的一举一动都非常注意。他洗得干干净净，头发上擦的是香气扑鼻的润发油，连黑胡子上也擦了油。他穿好崭新的套服和马靴，将钱包里的钱清点后，走出了房间。他靠当演员已赚了二万美元，但作为南部的拥护者，却什么也没捞着。

他个头虽然不高，但看上去挺机灵、敏捷，似乎随时都准备弹跳起来。他的头发黑如用水冲过的煤块；他的那双水汪汪的眼睛，女人们总是迅速地投之以秋波。他年方二十六时，就是一名出色的骑手、剑客、神枪手。在戏剧界，他的名声仅次于他父亲朱尼斯和他哥哥埃德温·布思。他父亲是美国第一流莎士比亚悲剧演员；他哥哥也是美国第一流莎士比亚戏剧演员。威尔克斯的腿是弓形腿，所以他总是穿着宽松的马裤和加长上衣来隐瞒他的这一缺陷。

在这不吉利的星期五早晨，他的朋友阿策罗特离开了他的房间，在位于十二号大街和宾夕法尼亚大道之间的柯克伍德大厦登记了一间他并不想要的房间。阿策罗特先生被安排在位于走廊左边楼梯口的一二六号房间；楼下的这一间正是副总统安德鲁·约翰逊的住所。阿策罗特拿到自己房间的钥匙后走出去了，准备喝个痛快。今天，他的任务是行刺合众国副总统。

在弗吉尼亚的福特蒙罗，年轻的塞缪尔·阿罗尔德一小时就起了床。他和他的朋友奥拉夫林一样，曾在同盟军队里

服过役，他现在在联邦军队的一处要塞附近的一片商店里当伙计。他的口袋里装有布思写给他的一封信，布思在信上要求他马上来到华盛顿。阿罗尔德明白意味着什么，他不知不觉地想到了他们将再次执行以前预谋绑架总统的计划。但在此时，他感到有点害怕了。

在华盛顿市的雷威亚德区，大卫·赫罗尔德坐在床边上，搞不清当时是什么时间。他二十二岁，看上去只有十七岁的样子，而智力却和十一岁的儿童差不多。他的鼻子长得像一把短弯刀，头发黝黑，下巴上还没有长出胡子。他是一家药店的店员，但该店的老板却不愿正式雇佣他。这个年轻人有三大爱好：一是约翰·威尔克斯·布思，二是在马里兰打猎，三是有趣的笑话。他感到唯一不满的是：命运给他安排了七个姐姐；当他想蓄胡须时，她们总是叽叽咯咯地嘲笑他。

黑尔登大厦位于九号大街，此处离福特剧院只一街区的距离。路易斯·潘恩就住在这里。那天早晨，他很晚才起床。他是一个难以对付的家伙，即使是在睡觉时，也令人望而生畏。他天生一副恶相。他没有职业，没有野心，没有钱财，也没有女人——他唯一的愿望就是要使布思高兴。他是一个亡命之徒，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会不择手段去干。生命在他眼里算不了什么。

在H大街五百四十一号，住着一名叫玛丽·E·萨拉特的寡妇。她长相平平，脸蛋也缺少魅力。这天早晨，她吃完饭后，在她的十七岁的女儿安娜的帮助下，将寄宿店清检了一番。她的女儿还悄悄地将布思的一张照片贴在她卧室的平版画的背面。萨拉特经营的这所寄宿店就是这群阴谋分子碰头会晤的地方之一。

八时

林肯一边吃着早餐，一边听他的长子罗伯特汇报工作。罗伯特刚与格兰特将军一起出差回来。林肯想听听他儿子对战争最后几天的直接看法。林肯夫人坐在餐桌的对面，身边分别坐着罗伯特和小塔德。这天早晨，林肯夫人像一只快活的鸟，显得非常高兴。罗伯特开玩笑地把罗伯特·E·李将军的照片递给了他父亲，而总统并没有认为这是开玩笑；他拿着照片，端详了良久说：“这副脸长得不错，我感到高兴的是战争终于结束了。”

林肯夫人说她有格罗弗剧院今晚的戏票，该剧院演出庆祝胜利的特别节目，但她倒愿意去福特剧院看《我们美国的表兄弟》，因为她喜欢劳拉·吉妮在该剧中的表演。林肯兴致不大，他说他看情况而定。他夫人（林肯称夫人“妈”。）问罗伯特是否愿意陪他们一起去看戏，罗伯特说很遗憾，因为他早就许诺几个好友今晚要在一起聊聊；这时，小塔德抱怨说没人请他去看戏。小塔德十二岁，因患有先天性裂腭症，说话口齿不清，所以一直没有上学读书。

林肯夫人问：格兰特将军夫妇俩是否愿意同他们一起去看戏？总统回答说他们会同意的，还说格兰特是一名伟大的英雄，人民一定想亲眼见见他。夫人接着又问今天下午是否有时间坐马车兜风，总统回答说不知道，到下午视情况而定。

玛丽·托德·林肯是这个家庭的主要角色。她比总统小

十岁。她情感丰富，生活奢侈。要是遇到稍微有点趣的事，她会笑得发疯，要是遇到稍有点悲伤的事，就会发出歇斯底里般的哭声。她经常做恶梦，每当被恶梦惊醒时，总统总是用手抱住她给她以安慰。

她生活奢侈，也很大方。每当水果和酒之类的礼物送到白宫时，她总是把礼品装到马车上送到七号大街的士兵之家给伤员们吃；在士兵之家，她耐心地坐在伤员的床边，从不因为别的事而匆忙离去。但当她注意到她丈夫显得疲倦时，她会放下自己的事，建议总统和她坐马车兜风。有几次还邀请在伊利诺斯的老朋友来共进早餐，以解脱丈夫的烦恼。

在华盛顿附近的一个小城，诺亚·布鲁克斯正写着一篇报道。他是一名记者，为远方的几个城市的报纸撰写文章。在许多读者看来，布鲁克斯写的文章中存在一个很大的弱点，这是因为他是总统的一个特殊朋友而造成的。这天上午，他写道：与无数忠诚总统的人们相比，总统的敌人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布鲁克斯还发现：“人民对总统是绝对信赖的……”

显然，这位记者是言过其实了。南部的人对林肯根本没怀信心。从总体上看，绝大多数北部人觉得他是一个犹豫不定的人，然而，他的一些“错误”的判断最终总是戏剧般地被证明是正确的。

在这不吉利的星期五，共和党内部已不满于林肯的领导，巴特勒、威得斯、格里利、萨摩等派系以及藐视总统的民主党，正伺机随时将他赶下台；在他们看来，总统采取的和平政策过于温和——一种让我们包扎好伤口，重新回到工作中

去的和平。参议院和众议院许多在位的共和党官员都想要一种皮鞭下的和平，在他们看来，南部虽然跪在北部的脚下，但这还不够，他们想看到南部流血。

总统从餐桌上站了起来说要去工作了。他回到办公室，在一张大办公桌旁坐下来。在办公室的中央，放着一张供举行内阁会议用的圆桌，圆桌是用栎木做的，桌上覆盖着印有蓝色玉蜀黍的穗状雄花的桌布。室内四周放着椅子和两张马毛沙发。总统的书信桌、小窗桌和一把旧椅子放在南边，他一小时前在此办过公。在入口处有一扇小门，门后放着一只脸盆，一面镜子，一盏瓦斯灯，几块肥皂，一条毛巾和一把梳子。

办公室里没有什么书，只有《圣经》、《美利坚合众国法律》以及《莎士比亚全集》。在壁炉架上，悬挂着安德·杰克逊的雕像。林肯先生的椅子后面有一根很软的铃绳，是用来传唤秘书的。站在办公室门外的一个卫兵将来访者的名单送了进来。

总统在见第一个来访者前，浏览了当日的早报。近来他很少读早报了。

总统在见第一个来访者前，浏览了当日的早报。近来他很少读早报了。

总统在见第一个来访者前，浏览了当日的早报。近来他很少读早报了。

二、遇难前夕

总统

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一天的情况，有必要回顾一下总统和约翰·威尔克斯·布思几周前的行动。某些事件显而易见地使在一八六五年四月十四日这天蒙受羞辱的合众国政府更加难堪。

一八六五年初，政府官员都感觉到总统有被暗杀的可能。他们为此深感担忧，并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但是，他们又认为：这一阴谋可能只牵涉到南部同盟和合众国之间的斗争问题，似乎不可能针对某一高级官员；也许这可能只是一小撮狂热分子在与合众国作对。

陆军部长斯坦顿的密探局几乎每周都在里士满和华盛顿地区侦察有关谋杀总统的阴谋情报。从总的情况来看，似乎不存在这一阴谋。但是报纸上的报道又使人们都相信有一个阴谋。这无形的压力无疑就落在了斯坦顿身上：他得时时刻刻为总统的人身安全操心。

一八六五年初，斯坦顿派了四名首都警察来负责总统的安全工作。每天上午八时至下午四时，由两名警察值班。一名从下午四时至午夜寸步不离地守卫在总统的身边，另一名从午夜至次日上午八时坐在总统卧室外的大厅里。他们执行的唯一命令是任何时候与总统寸步不离；在公共场所，密切注意他人的脸色和举动。

同时，斯坦顿还精选了一支俄亥俄轻骑兵团，士兵们骑在精选出的黑马上，当总统离开官邸时，负责护送总统的工作。林肯为此说斯坦顿做得太过分了。每当他下午离开白宫到户外坐马车兜风时，他觉得这样的大惊小怪真是太有意思了。有时，他还以故意躲避骑兵来逗乐。

然而，虽然每个人都在为总统的安全担心，但是都不相信真的有人会谋杀总统。只有一个人相信总统会被暗杀，他就是哥伦比亚特区警察局局长沃德·希尔·拉蒙。一八六四年起，他就开始担心总统的安全，于是就睡在总统卧室外的大厅里。从此以后，他就一直担心总统遭到他人暗算。

拉蒙是林肯的好朋友，也是林肯最信赖的几个人之一。但是总统却不知道拉蒙一直在为他的安全感到担忧。林肯的哲学是：谁要是不要自己的命，可以在任何时刻对他下手。尽管总统常常谈起暴力与死亡，态度有时也很忧郁，但是他却毫不畏惧。

三月的日子是胜利的日子。在短期内，战争可望结束。合众国粘满了灰尘的旗帜在南部已插到弗雷德里克斯堡，西部已插到旧波茵特，北部已插到萨凡纳，东部已插到林奇堡。随着时间的流逝，套索越勒越紧了。下一个要攻克的城市就是彼得斯堡，接着最后的目标就是里士满。

南部仍拼命地战斗着。乌利斯·辛普森·格兰特将军不断地指挥着在波托马克河岸的部队，一边给予李将军的部队狠狠的打击，一边等待李投降。李的力量一天比一天弱了，而格兰特却日益强壮。

北部的人民整整等了四年，才等到这一天。他们也意识到

战争已近尾声，饥饿的年代一去不返了。林肯总统的第一任就职典礼他们没有庆祝。他们这次隆重庆祝了总统的第二任就职典礼。他们中间有的乘游览火车，有的乘公共马车，还有的乘农场的货车涌进了华盛顿，晚上就拥挤在旅馆、寄宿店以及远离市区的农场里过夜。

在就职典礼的前一天晚上，林肯仍在办公室里工作着。副总统安德鲁·约翰逊参加了一个晚会。约翰逊是从田纳西来的一个平民。他一直患病，嗜酒成癖。那天晚上，他喝得大醉。

三月四日下着雨，人们打着雨伞，聚集在首都的东广场，站在演讲台下面，看上去，活像是一大片黑色的蘑菇。在参议院侧厅里，有林肯夫人、法拉特将军和胡克将军在坐。最高法院的法官们进场后，接着就是身着金边衣服、头戴羽饰礼帽的外交使节走进来。总统坐在前排的低位上，膝部翘得高高的。当他认出几位朋友时，脸上流露出了几分高兴的神情。西华德坐在总统的左边，接下去是阁员。副总统将在这里宣誓，宣誓完毕后，总统要到外面向人民宣誓，发表就职演说。

脸涨得通红、神情有点紧张的安德鲁·约翰逊与即将离任的副总统哈姆林挽着手走进了会场。哈姆林介绍了约翰逊。不到几分钟，约翰逊就丢尽了脸。他说的主题是“人民”，而在讲话中，多次重复了“尽管我很微贱，尽管也许人们认为我是一个平民”之类的话，似乎想以此在权威人士面前表现一番。他不厌其烦地说了一遍又一遍。

精明的与会者们大为惊诧。显然，他喝醉了。哈姆林扯了扯约翰逊的上衣后摆。在座的人都面若冰霜，毫无表情。唯有林肯看上去不高兴，但仍镇静自若。人们都对约翰逊感

到不满，他本人几天后才察觉到这一点。

最后，继这场后来被称为“田纳西村桩演说”后，与会者们来到了广场。林肯总统将在这里向人民宣誓。他的讲稿不到四页，讲了五分钟就结束了。在结束时，他说：“对任何人不怀恶意，对一切人宽宏大量，坚持正义，因为上帝使我们懂得了正义。把国家的创伤包扎起来；关怀那些担负起战争重担的人；关怀他们的孤儿寡母——凡是可以在我们中间、在同所有国家的关系方面带来和保持公正持久和平的一切事情，我们都要去做。”

总统的演讲引起了新闻界的关注，他们把总统这次的演讲称为是对南部的“抚慰”，这一特大消息未登在报上，只是宣传了一番。安德鲁·约翰逊喝得大醉，在秘密会议上，一些参议员说约翰逊将辞职。

林肯一直保护着约翰逊，这次他一定是被激怒了，因为约翰逊一直想跟总统谈谈，但林肯却不愿见他。待这位具有超人的洞察力的执政官想见这位安德鲁时，这一天就是一八六五年四月十四日。

在就职演说这个期间，林肯的体重下降了三十五磅，看上去又老又瘦，行走时，脚像受了伤的人一样，不太稳健了。为了国家的统一，他和其他士兵一样，赴汤蹈火，浴血奋战，可现在，在战争正在结束的日子里，他的精神好像崩溃了。军医总署署长巴恩斯医生不禁担心起总统的身体了。

人们一时都对总统的健康和时间担忧起来。警察将在走廊里向总统求助的人都说服走了；他的秘书也把他的工作议程删减了；他的妻子也常要他坐马车到户外多晒太阳。